

鹿鼎記

金庸

鹿鼎记

第五集

金庸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鹿鼎记 (五)/金庸著. - 北京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 1994.5 (1995.8 重印)(1996.2 重印)(1996.11 重印)
(金庸作品集;36)
ISBN 7-108-00669-3

I. 鹿… II. 金… III. ①侠义小说-中国-现代 ②长篇小说-中国-现代 IV. I247.5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4)第 02589 号

敬告读者

凡购买三联书店出版的图书,如有质量问题,请向原购书店退换,售书店通过原批发渠道向我店退换。

责任编辑 苑兴华
封面设计 宁成春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北京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编 100010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62.5 印张 1,371,000 字
1994 年 5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北京第 4 次印刷
印数 085,201-135,400 册

平装本定价(共五册)96.00 元 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

何惕守突然左手抓出，抓住韦小宝后颈，将他提在左侧，但听得嗤嗤嗤声响，桌上三枝蜡烛登时熄灭，对面板壁上拍拍之声，密如急雨般响了一阵。

第四十一回 渔阳鼓动天方醉 督亢图穷悔已迟

次日韦小宝带同随从兵马，押了吴之荣和毛东珠离扬回京。康熙的上谕宣召甚急，一行人在途不敢耽误停留，不免少了许多招财纳贿的机会。

沿途得讯，吴三桂起兵后，云南提督张国桂、贵州巡抚曹申吉、提督李本深等归降，云南巡抚朱国治被杀、云贵总督甘文焜自杀。这日来到山东，地方官抄得邸报，呈给钦差大臣，乃是康熙斥责吴三桂的诏书。韦小宝叫师爷诵读解说。那师爷捧了诏书读道：

“逆贼吴三桂穷蹙来归，我世祖章皇帝念其输款投诚，授之军旅，锡封王爵，盟勒山河，其所属将弁，崇阶世职，恩赉有加，开闢滇南，倾心倚任。迨及朕躬，特降异数。晋爵亲王，重寄干城，实托心膂，殊恩优礼，振古所无。”

韦小宝听了师爷的解说，不住点头，说道：“皇上待这反贼的确不错，半分没吹牛皮。象我韦小宝，对皇上忠心耿耿，也不过封个伯爵，要封到亲王，路还差着一大截呢。”

那师爷继续诵读：

“詎意吴三桂性类穷奇，中怀狙诈，宠极生骄，阴谋不轨，于本年七月内，自请搬移。朕以吴三桂出于诚心，且念年齿衰迈，师徒远戍已久，遂允所请，令其休息。乃飭所司安插周至，务使得所，又特遣大臣往宣谕朕怀。朕之待吴三桂，可谓修隆情至，蔑以

加矣。近览川湖总督蔡毓荣等奏，吴三桂径行反叛，背累朝紫养之恩，逞一旦鸱张之势播行凶逆，涂炭生灵，理法难容，人神共愤。”

韦小宝听一句解说，赞一句：“皇上宽洪大量，没骂吴三桂的奶奶，还算很客气的。”

张勇、赵良栋、王进宝、孙思克以及李力世等在侧旁听，均想：“圣旨中只说皇帝待他好到不能再好，斥责吴三桂忘恩负义，不提半句满汉之分，也不提他如何杀害明朝王室，可十分高明，好让天下都觉吴三桂造反是大大的不该。”

那师爷继续读下去，敕旨中劝谕地方官民不可附逆，就算已误从贼党，只要悔罪归诚，也必不究既往，亲族在各省做官居住，一概不予株连，不必疑虑。诏书中又道：

“其有能擒吴三桂投献军前者，即以其爵爵之，有能诛缚其下渠魁，及以兵马城池归命自效者，论功从优取录，朕不食言。”

韦小宝听那师爷解说：“皇上答应，只要谁能抓到吴三桂献到军前，皇上就封他为平西亲王。”不由得心痒难搔，回顾李力世等人，说道：“咱们去把吴三桂抓了来，弄他个平西亲王做做，倒也开胃得很。”众人齐声称是。张勇等武将均想：“吴三桂兵多将广，要抓到他谈何容易？”李力世等心想：“我们要杀吴三桂，是为了他倾覆汉人江山，难道真是为清廷皇帝出力？但如韦香主做了平西亲王，在云南带兵，再来造反，倒也不错。”

韦小宝听完诏书，下令立即启程，要尽快赶回北京，讨差出征，以免给人赶在头里，先把吴三桂抓到了，抢去了平西亲王的封爵。

这一日到香河，离京已近，韦小宝吩咐张勇率领大队，就地等候，严密看守钦犯毛东珠，自己带同双儿和天地会群雄，押了

吴之荣，折回西南，去庄家大屋，要亲自交给庄家三少奶，以报答她相赠双儿这么个好丫头的厚意。

傍晚时分，来到一处镇上，离庄家大屋尚有二十余里，一行人到一家饭店打尖。这时各人已换了便服，将吴之荣点了哑穴和上身几个穴道，却不绑缚，以免骇人耳目。众人围坐在两张板桌之旁。无人愿和吴之荣同桌，双儿怕他逃走，独自和他坐一桌，严加监视。

饭菜送上，各人正吃间，十几个官兵走进店来，为首一人是名守备，店外马嘶声不绝，两名兵士自行打水饲马。一名把总大声吆喝，吩咐赶快杀鸡做饭，说道有紧急公事，要赶去京里报讯。掌柜的诺诺连声，催促店伙侍候官老爷，亲自替那守备揩抹桌椅。

一批官兵刚坐定，镇口传来一阵车轮马蹄声在店前停车下马，几个人走进店来。当先二人是精壮大汉。第三人却是个癆病鬼模样的中年汉子，又矮又瘦，两颊深陷，颧骨高耸，脸色蜡黄，没半分血色，隐隐现出黑气，走得几步便咳嗽一声。他身后一个老翁、一个老妇并肩而行，看来都已年过八旬。那老翁也是身材瘦小，但精神矍铄，一部白须飘在胸口，满脸红光。那老妇比那老翁略高，腰板挺直，双目炯炯有神。最后两个都是二十来岁的少妇。瞧这七人的打扮，那病汉衣着华贵，是个富家员外，两男两女是仆役、仆妇。翁媪二人身穿着青布衣衫，质料甚粗，但十分干净，瞧不出是什么身份。

那老妇道：“张妈，倒碗热水，侍候少爷服药。”一名仆妇应了，从提篮中取出一只瓷瓶，提起店中铜壶，在碗中倒满了热水，荡了几荡揩干，再倒了半碗水，放在病汉面前，那老妇从怀中取出一个瓷碗，打开瓶塞，倒出一粒红色药丸，拿到病汉口边。病汉张开嘴巴，那老妇将药放在他舌上，拿起水碗喂着他吞了药

丸。病汉服药后喘气不已，连声咳嗽。

老翁、老妇凝视着病汉，神色间又是关注，又是担忧，见他喘气稍缓，停了咳嗽，两人都长长吁了口气。病汉皱眉道：“爹，妈，你们老是瞧着我干么？我又死不了。”老翁哼了一声，转开了头。老妇笑道：“说什么死啊活啊的，我孩儿长命百岁。”

韦小宝心道：“这家伙就算吃了玉皇大帝的灵丹，也活不了几天啦。原来这老头儿、老婆子是他爹娘，这痨病鬼定是从小给宠坏了，爹娘多瞧他几眼，便发脾气。”

那老妇道：“张妈、孙妈，你们先去热了少爷的参汤，再做饭菜。”两名仆妇答应了，各提一只提篮，走向后堂。

官兵队中那守备向掌柜打听去北京的路程。掌柜道：“众位老爷今日再赶二三十里路，到前面镇上住店。明儿一早动身，午后准能赶到京城。”那守备道：“我们要连夜赶路，住什么店？掌柜的，打从今儿起一年内，包你生意火旺，得多备些好酒好菜，免得到时候手忙脚乱。”那掌柜笑道：“老爷说得好。小店生意向来平常，象今天这样的生意，一个月中难得有几天，那是众位老爷和客官照顾。哪能天天有这么多贵人光临呢？”

那守备笑道：“掌柜的，我教你一个乖。吴三桂造反，已打到了湖南，我们是赶到京里去呈送军文书的。这一场大仗打下来，少说也得打他三年五载。禀报军情的天天要打从这里经过，你这财是有得发了。”掌柜连声道谢，心里叫苦不迭：“你们总爷的生意有什么好做？大吃大喝下来，大方的随意赏几个小钱，凶恶的打人骂人之后，一拍屁股就走。别说三年五载，就只一年半载，我也得上吊了。”

韦小宝和李力世等听说吴三桂已打到了湖南，却是一惊：“这厮来得好快！”钱老本低声道：“我去问问？”韦小宝点点头。

钱老本走到那守备身前，满脸堆笑，抱拳道：“刚才听得这位

将军大人说，吴三桂已打到了湖南。小人的家眷在长沙，很是挂念，不知那边打得怎样了？长沙可不要紧吗？”

那守备听他叫自己为“将军大人”心下欢喜，说道：“长沙要不要紧，倒不知道。吴三桂派了他手下大将马宝，从贵州进攻湖南，沅州是失陷了，总兵崔世禄被俘。吴三桂部下的张国柱、龚应麟、夏国相正分头东进，另一名大将王屏藩去攻四川，听说兵势很盛。川湘一带的百姓都逃难去了。”

钱老本满脸忧色，说道：“这……这可不大妙。不过大清兵很厉害，吴三桂不见得能赢罢？”那守备道：“本来大家都这么说，但沅州这一仗打下来，吴三桂的兵马挺不易抵挡，唉，局面很难说。”钱老本拱手称谢，回归座上。天地会群雄有的心想：“别让吴三桂这大汉奸做成了皇帝。”有的心想：“最好吴三桂打到北京，跟清廷斗个两败俱伤。”

众官兵匆匆吃过酒饭。那守备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掌柜的，我给你报了个好消息，这顿酒饭，你请了客罢。”掌柜哈腰陪笑，道：“是，是。当得，当得。众位大人慢走。”那守备笑道：“慢走？那可得上坐下来再吃一顿了。”掌柜神色尴尬，只有苦笑。

那守备走向门口，经过老翁、老妇和病汉的桌边时，那病汉突然一伸左手，抓住了他胸口，说道：“你去北京送什么公文？拿出来瞧瞧。”那守备身材粗壮，但给他一抓之下，登时蹲了下来，身子矮了半截，怒喝：“他妈的，你干什么？”胀红了脸用力挣扎，却半分动弹不得。那病汉右手嗤的一声，撕开守备胸口衣襟，掉出一只大封套。那病汉左手轻轻一推，那守备直摔出去，撞翻了两张桌子，乒乒乓乓一阵乱响，碗碟碎了一地。

众官兵大叫：“反了，反了！”纷纷挺枪拔刀，向那病汉扑去。病汉带来的两名仆役抬拳踢腿，当着的便摔了出去。顷刻之间，众兵丁躺了一地。

那病汉撕开封套，取出公文来看。那守备吓得魂不附体，颤声大叫：“这是呈给皇上的奏章，你……你胆敢撕毁公文，这……这……不是造反了吗？”这病汉看了公文，说道：“湖南巡抚请清廷皇帝加派援兵去打平西王，哼，就算派一百万兵去，还不是……咳咳……还不是给平西王扫荡得干干净净。”一面说话，一面将公文团成一团，捏入掌心，几句话说完，摊开手掌一扬，无数纸片便如蝴蝶般随风飞舞，四散飘扬。

天地会群雄见了这等内力，人人变色，均想：“听他语气，竟似是吴三桂手下的。”

那守备挣扎着爬起，拔出腰刀，道：“你毁了公文，老子反正活不成了，跟你拚了！”提刀跃前，猛力向病汉头顶劈下。那病汉仍是坐着，右手伸出，在守备小腹上微微一推，似乎要他别来滋扰。那守备举起了刀的手臂忽然慢慢垂将下来，跟着身子软倒，坐在地下，张大了口，只有出气，没有进气了。被打倒了的兵丁有的已爬起身来，站得远远的，有气没力地吆喝几句，谁也不敢过来相救长官。

一名仆妇捧了一碗热汤出来，轻轻放在病汉之前，说道：“少爷，请用参汤。”

老翁、老妇二人对适才这一场大闹便如全没瞧见，毫不理会，只是留神着儿子的神色。

徐天川低声道：“这几人挺邪门，咱们走罢。”高彦超去付了饭钱，一行迳自出门。只见那老妇端着参汤，轻轻吹去热气，将碗放到病汉嘴边，喂他喝汤。

韦小宝等走出镇甸，这才纷纷议论那病汉是什么路道。徐天川道：“这人撕烂那武官的衣衫，功力这等厉害，当真……当真少见。”玄贞道人道：“他在那武官肚子上这么一推，似乎稀松平常，

可是要闪避挡路，却真不容易。风兄弟，你说该当如何？”风际中道：“不该走近他身边三尺。”群雄一想，都觉有理，对这一推，不论闪避还是挡格，至少在他三尺之外方能办到，既已靠得这么近，再也避不开、挡不住了。

徐天川忽道：“我抓他手腕……”一句话没说完，便摇了摇头，知道以对方内劲之强，就算抓住了他手腕，他手掌一翻一扭，自己指骨、腕骨难保不断。

众人明知这病汉是吴三桂一党，但眼见他行凶伤人，竟然谁也不敢出手阻拦，虽然被害的是清兵军官，终究不是众人平素的侠义豪杰行径，心有愧意，不免兴致索然，谈得一会，便均住口。行出数里，忽听得背后马蹄声响，两骑马急驰而来。当地已是通向庄家大屋的小道，不能两骑并行。群雄正没好气，虽听蹄声甚急，除了风际中和双儿勒马道旁之外，余人谁也不肯让道。

转眼间两乘马已驰到身后，群雄一齐回头，只见马上乘者竟是那病汉的两名男仆。一名仆人叫道：“我家少爷请各位等一等，有话向各位请问。”这句话虽非无礼，但目中无人之意却再也明白不过。群雄一听，尽皆有气。玄贞道人喝道：“我们有事在身，没功夫等。大家素不相识，有什么好问？”那仆人道：“是我家少爷吩咐的，各位还是等一等的好，免得大家不便。”言语中更是充满了威吓。

钱老本道：“你家主人，是吴三桂手下的吗？”那仆人道：“呸！我家主人何等身份，怎能是平西王的手下？”群雄均想：“他不说吴三桂而称平西王，定是跟吴贼有些渊源。”便在此时，车轮声响，一辆大车从来路驰至。那仆人道：“我家主人来了。”勒转马头，迎了上去。群雄此时倘若纵马便行，倒似是怕了那病汉，当下一齐驻马等候。

大车驰到近处，一名仆妇驾车，另一名仆妇掀起车帷，只见

那病汉坐在正中，他父母坐在后。那病汉向群雄瞪了一眼问，道：“你们为什么点了这人的穴道？”说着向吴之荣一指，又问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要上那里去？”声音尖锐，语气十分倨傲。

玄贞道人说道：“尊驾高姓大名？咱们素不相识，河水不犯井水，干么来多管闲事？”那病汉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凭你也还不配问我姓名。我刚才问的两句话，你听见了没有？怎不回答？”玄贞怒道：“我不配问你姓名，你也不配问我们的事。吴三桂造反作乱，是个大大的奸贼，你口口声声称他平西王，定是贼党。我瞧尊驾已经病入膏肓，还是及早回家寿终正寝，免得受了风寒、伤风咳嗽，一命呜呼。”

天地会群雄哈哈大笑声中，突然间人影晃动，拍的一声，玄贞左颊已重重吃了记巴掌，跟着左胁中掌，摔下马来。这两下迅捷绝伦，待他倒地，群雄才看清楚出手的原来竟是那老妇。她两掌打倒了玄贞，双足在地下一顿，身子飞起，倒退着回坐车中。

群雄大哗，齐向大车扑去。那病汉抓住赶车的仆妇背心，轻轻一提，已和她换了位子，将仆妇抓入车中，自己坐了车把式的座位。

这时正好钱老本纵身双掌击落，那病汉左手一拳打出，和他双掌相碰，竟是无声无息。钱老本只觉一股强劲的大力涌到，身不由主的两个觔斗，倒翻出去，双足着地后待要立定，突觉双膝无力，便要跪倒，大骇之下，急忙用力后仰摔倒，才免了向敌人跪倒之辱。

钱老本刚摔倒，风际中跟着扑至。那病汉又是一掌击出。风际中不跟他拳力相迎，右掌中途变向，突然往他颈中斩落。那病汉“咦”的一声，似觉对方武功了得，颇出意料之外，右手拇指扣住中指，向他掌心弹去。风际中立即收掌，右脚踏上骡背。

高彦超和樊纲分向两名男仆进攻。二仆纵马退开，叫道：“让

少爷料理你们。”高樊二人均想和对方仆从动手，胜之不武，见二仆退开，正合心意，当即转身，双双跃起，攻那病汉左侧。突然那骡子长声嘶叫，软瘫在地，带动大车跟着倾倒。原来风际中踏上骡背，足底暗运重力，一踹之下，骡子脊骨便断。

那病汉足不弹、身不起，在咳嗽声中已然站在地下。车中老翁、老妇分别提着一名仆妇从车中跃出。这三人行动似乎并不甚快，但都抢着先行离车，大车这才翻倒。

钱老本和徐天川向老翁、老妇抢去。那老妇左手摇摇，右手向病汉一指，笑道：“你们过去，陪我孩儿玩玩。”言中之意，竟是要二人去挨她儿子的拳头，好让他高兴高兴。

徐天川右拳向那老翁拳头击落，只是见他年纪老迈，虽知他武功不弱，还是生怕一拳打死了他，喝道：“看拳！”手上也只使了三成力。他自从失手打死白寒松，和沐王府闹出不少纠纷后，已然深自戒惕。

那老翁伸手一把握住了他拳头。这老翁身材瘦小，手掌竟然奇大，捏住他拳头后，说道：“到那边玩去！”徐天川年纪虽比这老翁小得多，却也已是一白发老头，老翁这句话，却如是对顽童说话的语气。徐天川右手用力回夺，左拳跟着击出。这一招“青龙白虎”本是相辅相成的招式，左拳并非真的意在击中对方，只是要迫敌松手，但若对方不肯松手，这一拳便正中鼻梁。

那老翁展臂一送，松开了手。徐天川只觉一股浑厚之极的大力推动过来，再加上自己左拳正用力打出，右力向后，左力向前，登时身如陀螺急转，一直向那病汉转了过去。

那病汉正和风际中、高彦超、樊纲、李力世四人相斗，见徐天川转到，拍手笑道：“有趣，有趣！”四人的拳脚正如疾风骤雨般向他身上招呼，他竟有余裕拍手欢呼，跟着伸手一拨。徐天川忽然反了个方向，本是右转，却变成左转，急速向那老翁旋转将过去。

那病汉笑道：“爹，好玩得很，你再把这陀螺旋过来！”玄贞奋力冲上。那病汉随手一拔一推，一拔一掉，竟将玄贞、高彦超、樊纲、李力世四人也都转成了陀螺。只风际中没给带动，但也已胸口气血翻涌。急忙跃退三步，双掌护身。

五位天地会的豪杰都转个不停，想运力凝住，却说什么也定不下来。那一人转的势道稍缓，那病汉便抢过去一拔一推，旋转的势道登时又急了。这情景便如是孩童在桌上旋铜钱一般，五个铜钱在桌上急转，直立不倒，那一个转得缓了，势将倾倒，那孩童又用手指去转上一转。

韦小宝只瞧得目瞪口呆，惊骇不已。双儿站在他身前，提心吊胆的护住了他。韦小宝低声道：“咱们三十六着。”双儿道：“快到庄家去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对，一到庄家，大吉大利。做庄家的可以吃夹棍，大杀三方。”转身便走。双儿拉了吴之荣，跟在后面。

那病汉转陀螺转得兴高采烈。一对老夫妇脸带微笑，瞧着儿子。四名仆人拍手喝采，在旁为小主人助兴。

那病汉见风际中站稳马步，左掌高，右掌低，摆成个“古松矫立势”，当即欠身上前，伸手往他右肩拨去。风际中右足退了一步，侧肩让开，却不敢出掌还手。那病汉怒道：“你这坏人，不转陀螺？”伸手又往他右肩拨去。风际中又再后退，不料左肩后突然一股大力推到，登时身不由主，在那病汉大笑声中急速旋转，待要使“千斤坠”定住身子，被那病汉在后腰用力一拨，又转了起来。

吴之荣见那病汉和对头为难，陡然间现出生机。当下一步一跌的行得几步，假装脚下一绊，摔倒在地。双儿用力拉扯，他只不肯起身。韦小宝大急，生怕他向敌人说出真相，左手托住他下额，使劲一捏，吴之荣便张开口来。韦小宝从靴筒中拔出匕首，往他口中一绞，将他舌头割去了大半截。吴之荣痛得晕了过去。

双儿只道韦小宝已将这奸贼杀死，叫道：“相公，快走！”两人

向前飞奔。

两人奔不到一里，便听得身后马蹄声响，有人骑马追来。韦小宝向左首的乱石冈一指，两人离开小路，奔入乱石堆中。

那病汉和一名仆人骑马追到，眼见得马匹不能驰入乱石冈中，那仆人跃下马来，叫道：“两个小孩别怕。我家少爷叫你们陪他玩，快回来。”韦小宝道：“转陀螺的事，老子可不干。”逃得更加快了。那仆人追入乱石堆，韦小宝和双儿脚下甚快，那仆人追赶不上。那病汉叫道：“捉迷藏么？有趣，有趣！”下了马背，咳嗽不停，从南抄将过来。

韦小宝和双儿转身向东北角奔逃，反向那仆人奔去。那仆人扑过来要捉韦小宝。韦小宝使出九难所授的“神行百变”功夫，身子一侧。那仆人便扑了个空。双儿反手一掌，打向他后腰。那仆人见她小小年纪，并没放在心上，竟不招架，伸手去扭她右臂。双儿左掌疾落，擦的一声，已斩中他后腰。那仆人吃痛，“啊”的一声叫了出来，便在这时，双儿已抓住他右手手腕，反过来一扭，喀喇一声，扭断了他的手肘关节。

那病汉“咦”的一声，从一块岩石跳到另一块岩石，几个起落，纵到双儿身前，左手挥出，双儿头上帽子落地，满头青丝散开了来。病汉笑道：“是个姑娘！”伸手抓住了她长发。双儿“啊”的一声大叫，一招“双回龙”，双肘后撞，那病汉笑道：“好！”左手自左而右一掠，抓住她两只手掌，反在背后，跟着右手将她长发在她双手手腕绕了两转，再打个结，哈哈大笑。

双儿急得哭了出来，叫道：“相公，快逃，快逃！”那病汉伸指在她腰里轻轻一戳，点了穴道，笑道：“他逃不了的。”撇下双儿，向韦小宝追去，片刻间便已追近。

韦小宝在乱石中东窜西走，那病汉几次要抓到了，都被他用“神行百变”功夫逃开。那病汉笑道：“你捉迷藏的本事倒好啊。”

韦小宝内力不足，奔跑了这一阵，已经气喘吁吁，知道再过一会非给他抓到不可，叫道：“你捉不到我，现下轮到捉你啦。你快逃。我来捉你了。”说着转过来，向那病汉扑去。

那病汉嘻嘻一笑，果真转身便逃，也在乱石堆中转来转去。韦小宝早瞧出他武功虽高，为人却痴痴呆呆，四十几岁年纪，行事仍如孩童一般，可是他在乱石堆中倏来倏往，刚见他在东边，眼睛一霎，身形已在西边出现，神速直如鬼魅。韦小宝又是骇异，又是佩服，叫道：“我定要捉住你，你逃不了的。”假装追赶，奔到了双儿身边，一把将她抱起，大声叫道：“喂，我就算抱了一个人，也追得上你。”

那病汉哈哈大笑，叫道：“呜嘟嘟，吹法螺，咳咳……呜哩哩，吹牛皮！”

韦小宝抱着双儿，装着追赶病汉，却越走越远。那病汉叫道：“没用的小东西，你远捉不住我……咳咳……”向着他抢近几步。韦小宝叫道：“这一下还不捉住你？你咳得逃不动了。”说着作势向他一扑。

那老妇在远处怒喝：“小鬼！你胆敢引我孩儿咳嗽！”嗤的一声，一粒石子破空飞来，石子虽小，响声惊人。韦小宝叫声：“啊哟！”蹲下身子躲避，还是慢了一步，那石子正中腿弯，扑地倒了，和双儿滚成了一团。那老妇道：“抓过来！”另一名男仆纵身过来，抓住韦小宝和双儿的背心，提到那老妇面前，抛在地下。

那病汉嘻嘻而笑，拍手唱道：“不中用，吃胡葱，咳咳……跌一交，扑隆通！”

韦小宝又惊又怒，只见徐天川、风际中等人都已被长绳缚住，排成了一串，一名仆妇手中拉着长绳，连吴之荣也缚在一串之末。每人头垂胸前，双目紧闭，似乎都已失去了知觉。

那老妇道：“这女娃娃女扮男装，哼，你的分筋错骨手，是那